

往事如昨

## 炒蒜薹

徐卫兵

又到五月，菜市场满眼皆是鲜嫩的蒜薹。挑一把归家，洗净切段，配上肉丝大火快炒，盛入白瓷盘，依旧是沁人心脾的翠绿。可入口回味，总觉得少了几分滋味。一缕怅然悄然漫上心头，久久不散。

倏忽四十余年，当年那口鲜香清芬，依旧镌刻在记忆深处，分毫未淡。年少时在栖霞一中求学，每月生活费仅有四元。班级按座位分成四组，每日两人值日，一人打饭，一人打菜。主食常年是玉米面窝头，偶尔吃上一顿白面馒头，便足以让大家惦念上好几天。

记忆里最深刻的，是那只打菜的铁皮水桶。外皮早已褪尽原色，内里常年油垢斑驳，看着不甚干净，却盛满我们一日三餐的期盼。值日生分菜，大家把饭碗依次摆在地上，目光齐齐凝住那把菜勺。菜汤清淡得能照见人影，只漂着零星几片菜叶，偶尔才浮起几小块肉。值日生的手微微发颤，斟酌再三，那点肉香终究落进某个人的碗里。分到肉的人低头悄悄吃完，生怕惹人艳羡；未能分到的人也不计较，静静把碗底菜汤喝得干干净净。

那时食堂的青菜多是清水白煮，寡淡无味，更谈不上营养。菜叶间偶尔藏着小虫，大家看见了也不声张，悄悄挑出来，照常下咽。饭后打一碗热

水涮净碗筷，汤水倒进菜桶，由值日生统一收拾，静待下一餐。

就在那样清贫的岁月里，每年五月蒜薹上市，便成了我们最殷切的期盼。食堂难得一次大手笔，采购新鲜蒜薹，配上少许肉片大火快炒，一年仅此一回，于我们而言，已是人间珍馐。

那份味道，如今回想，依旧满口生香。蒜薹的清鲜糅合着油脂的醇厚，在舌尖缓缓散开。我们细细扒净碗里每一段蒜薹、每一片肉，最后几段都能数着慢慢吃完，就连余下的菜汤，也要掰着窝头蘸得干干净净。

日常食堂饭菜素来清淡寡味，所幸当时班里有两位同学家境稍好，时常给我们带来意外的欢喜。

老家大庄头的常姓同学，性情文静腼腆，其母亲擅腌香椿。春日嫩芽初绽，他便捎来一小罐。开盖瞬间，浓香扑面而来。众人分而食之，就着粗窝头，咸香入味，简单一餐也吃得温润有味。

而亭口的李姓同学开朗豁达，每次返校，他书包里那只罐头瓶总被我们瞄见，那是他从家里捎来的炸刀鱼段，盛在透明的玻璃瓶里，远远便能望见金黄油亮。他从不吝啬，大方分给每人一段。鱼段外酥里嫩，连鱼骨都炸得焦脆，嚼在嘴里咯吱作响，满口腴香。

几根腌香椿、几块炸刀鱼，远比武

堂大锅菜更让人铭记。这不是饭票兑换来的口粮，而是清贫岁月里，同窗之间最纯粹的温情。

后来走出一中，读大学、入职场，奔波半生，山珍海味早已寻常。蒜薹炒肉更是四季家常，随时可烹，却再也寻不回年少时的那口本真味道。超市瓶装香椿随处可购，饭店炸刀鱼随手可点，入口却总少了当年的独特韵味。

之后，我才慢慢醒悟：我眷恋的从来不是一道菜，而是那段清贫流年，那群纯粹同窗，还有无忧无虑的青春时光。

那时的蒜薹顺时节自然生长，自带山野清润气息。我们品尝的，更是少年澄澈的心境，与容易满足的简单美好。

如今生活富足，蒜薹四季易得，旧味却再难复刻。并非食材变了，而是我们早已不复年少模样。再也不是那个蹲在地上，眼巴巴望着菜勺，满心期盼一口荤腥的青涩少年。

四十余年光阴弹指而过。昔日同窗散落四方，有人扎根都市，有人归隐乡野，有人功成名就，有人安于平淡。不知他们是否还记得，那年食堂的蒜薹炒肉，那只油腻的铁皮菜桶，那段清贫却满含欢愉的青葱岁月？是否还记得捎来香椿、分赠刀鱼的同窗，记得我们围坐一起、分食共享的温柔时光？

## 爆米花

王德润

我的老家蓬莱区北沟镇后营村与龙口市诸由观镇小李家村仅一弄之隔，两村房屋连脊、土地相连，彼此交融，素有“一弄分两县，骨肉割不断”的说法。两村和谐相处，互通婚姻，往来密切。

十几岁时的一个冬天，我第一次听说小李家村有崩爆米花的。在那个物资匮乏、温饱尚难保障的年代，爆米花是难得一见的稀罕物。那天下午，北风呼啸，天上飘着细碎的雪花。在我的央求下，母亲为我准备了玉米粒、玉米瓢子、糖精和装爆米花的布袋。我一路蹦蹦跳跳来到小李家村，只见崩爆米花的队伍早已排成长龙。周围的孩子们在“嘭”的巨响后，纷纷争抢散落在地上的爆米花，我也抢到几粒塞进嘴里——甜甜的浓香在舌尖弥漫，脆生生的口感让牙齿都欢快地“跃动”起来。我等了一下午，浑身几乎被冻透，手疼得像被猫抓了一样。由于排队的人太多，直到暮色降临，摊前人渐渐散去，我也没能崩到爆米花，只好顶着寒风、踩着积雪悻悻地回了家。母亲见我因没崩到爆米花而闷闷不乐，轻轻叹了口气，柔声安慰道：“不要紧，明天早起去排队，一定能崩到。”我点了点头，委屈的眼泪却忍不住掉了下来。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一骨碌爬起来，拿着准备好的东西，飞快地

跑向小李家村的崩爆米花场地。现场已有十多个人在排队，一个多小时后，终于轮到我了。师傅装好玉米和糖精后，我坐在机器旁，“呱嗒呱嗒”地拉风匣鼓风助燃。我细细打量这位师傅：他四十多岁，穿着一身深色衣服，衣裤上布满被火星烧出的小黑洞；许是常被烟熏火烤，他的脸膛和双手都显得黝黑。只见他均匀地摇着爆米花机器，边和我聊天边适时添上我带来的玉米瓢子，火舌舔舐着机器黑黑的底部，一明一暗的火光映着他已有皱纹的脸颊。现场的孩子叽叽喳喳地谈论着爆米花的香甜和趣事，有的甚至踮起脚尖盯着压力表，生怕错过那关键的一声“嘭”响。

付了一角钱的加工费后，我小心翼翼地崩好的爆米花装进布袋，一溜小跑回了家。母亲用玻璃罐把它们装起来，我几乎每天放学回家都会抓上一小把，开心地嚼着，那份香甜至今仍留在记忆深处。

如今回想，那“嘭”响不仅是爆米花出锅的信号，更像是童年里格外动听的期待。每当忆起寒风中等待的时光，以及和小伙伴们分享爆米花的欢笑声，都随着岁月沉淀成心底难以忘怀的片段。即便后来尝过各种口味的精致爆米花，我始终觉得，再也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小时候那罐带着原始焦香和糖精甜味的爆米花。

或许正是这份曾经的美好，让许多人即便长大成人，路过爆米花摊时仍会忍不住驻足。听着熟悉的“嘭”声响起，看着热气裹挟着香气升腾飘散，仿佛瞬间就能穿越回那个满心期待的童年。那些快乐如同香甜的爆米花，承载的不仅是那个物资匮乏的时代，更是蓬松而甜美的味蕾记忆。

那“嘭”的一声，仿佛打开了人们记忆深处的闸门。无论是满头白发的老人，还是精力充沛的中年人，听到这声音，眼神里总会闪过一丝怀念，这或许是儿时带着玉米粒等排队期待的场景，或许是和小伙伴分享爆米花的欢欣。

“嘭”的一声，抹直口市场那位中年男子崩爆米花的声响将我从回忆中拉回。与他交谈时，他感慨道：“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瓜子、炒花生、炒板栗等零食应有尽有，崩爆米花早已不是稀罕物。人们吃它，更多是为了怀旧或日常休闲，我做这行也只是挣点零花钱。”我点头应和，在心中默默祝福他生活美满、生意兴隆。

爆米花机转动的吱呀声、孩子们的欢笑声，交织成童年动听的乐曲。那黄白相间的爆米花，不只是美食，更像童年夜空中的星辰，点亮了记忆，让那段时光格外耀眼难忘。即便岁月流转、年少不再，因爆米花留下的美好回忆，依旧在心底闪烁。

## 看车记

孙龙义

半生回望，我与车的点滴记忆，串联起山村交通的沧桑巨变，也见证了时代蓬勃向前的万千新貌。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才六七岁，居于闭塞的深山村落，平生第一次见到汽车。彼时，三里外的长乔店子村进驻铁路局勘测队，来了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成了整个山村最轰动的新鲜事。对久居深山、只识土路山野的孩童而言，这辆深蓝色的卡车带来的新奇震撼是巨大的。每日饭后，我便和伙伴们一路奔跑，专程前去看车，轻轻抚过光滑硬朗的车身，心底的欢喜与悸动难以言表，这是贫瘠童年里最珍贵的念想与憧憬。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五里外的岭西村迎来驻军部队，我们又有幸见到了吉普车。村里的土路南大街，是吉普车往返营房的必经之路。这条并不宽阔平坦的小路，成了全村人的观景地。闲暇时分，男女老少齐聚路边等候，只要引擎声由远及近，吉普车缓缓驶来，全村瞬间欢声四起，热闹景象胜过新春佳节。朴素的山里人，在飞驰的车影里，窥见了山外世界的模样。

1965年冬日，我在威海一中读高中，亲历了人生第一次客车之旅。放寒假那天，正赶上风吹雪飘的恶劣天气。我要离校回家，考虑到要顶风冒雪步行六十里地，确实不易。我咬咬牙，掏出兜里仅有的四毛五分钱买了车票。第一次坐客车，心中满是激动与新奇。车辆稳稳前行，我凭窗眺望风雪山河，确实感到这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美好享受。

当年家乡地处偏远，交通极为不便。烟台离我们村不过百里，如今看来片刻可达，在那时却是遥远归途。早年村里去烟台务工的乡人，被大家称作“出外的人”，他们常常数年难得回一次老家，这是为什么呢？只因交通不便嘛！如今家乡的交通实现了翻天覆地的蜕变。曾经泥泞坎坷的土路，换成了四通八达、平整通畅的硬化路。山村也通了公交，站点就设在村中心，村民出门抬脚即可乘车。现在从老家搭乘威海114路，换乘烟台631路直达牟平，再转乘61路、62路便可直达烟台城区，公交线路互联互通、便捷高效。更让老年人暖心的是，我们可以免费乘车出行，这股民生福祉，是从前想都不敢想的好事。

本世纪初，我和老伴迁居烟台城区。初来之时，看到楼下零星停放的私家车，便感慨城市百姓生活富足。短短二十余年，变化令人惊叹。如今小区停车场车水马龙，楼下空地、周边道路车流滚滚，私家车早已走进寻常百姓家，成为生活常态。

车轮滚滚载岁月，一路风华一路新。从儿时对车辆的热切期盼，到如今城乡坦途、车行无忧的从容惬意；从深山闭塞、行路维艰，到现在纵横、四通八达。小小的车轮变迁，是个人半生的真切记忆，更是百姓生活提质、时代飞速发展的生动缩影。亲历这种巨变，我满心温暖与感慨，因为这其中藏着国泰民安的盛世光景，也藏着寻常百姓最踏实的幸福。